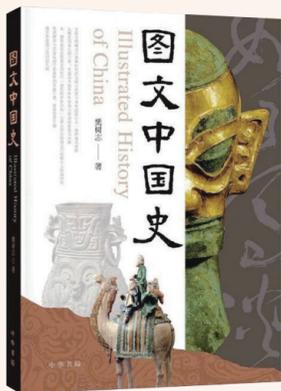


马观书



《图文中国史》
樊树志 著, 中华书局

传说中,黄帝后裔夏后氏,是夏部落联盟的创始者。夏部落联盟发展为夏王朝。由于当时没有文字,后世文献追忆记录下来的,大抵是“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之类的传说。夏、商、周三代,既是三个互相衔接的朝代,又是三个同时并存的集团。传说中,夏的始祖禹,出于黄帝子孙颛顼这一支;而商的始祖契,出于黄帝子孙帝喾这一支。《史记》记载,夏、商、周三代的祖先禹、契、后稷,都曾在尧、舜的政权机构中服务。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光辉灿烂又美不胜收,想要用一本书将中国的历史讲得简明而不肤浅、专精而不枯燥,似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耄耋之年的樊树志先生却将之视为自己责无旁贷的责任。在这本图文并茂的中国史中,作者博采前辈学者之真知灼见,直面学术热点话题,以专题史的形式,要言不烦地讲述中华五千年历史,传达那些值得反复吟诵的信史。全书以图证史,以图补史,既有宏观的扫描镜头,又有微观的特写镜头,是一本推陈出新,“看得进”又“值得看”的“大家小书”。



《百年巨匠·校园版·鲁迅》
范迪安 主编, 郭征南 著
山东美术出版社

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些媒体要拿“鲁迅作品退出语文课本”炒作一番,最后“调查”称“此乃假消息”。如此循环往复。

没有伟大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为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拜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郁达夫《怀鲁迅》)

本书从鲁迅经典的代表作而延伸讲解了他一生的奋斗与追求,通过一个个富有生活气息的小故事,呈现了一个可亲可敬的鲁迅,拉近了一代文学巨匠与小读者们的距离。作为面向学生的读物,语言活泼、图片丰富,以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全方位地引导孩子充分领略鲁迅的人格魅力,深入体会中国文化艺术的精神内核。

关于鲁迅的出版物不胜枚举,这本小书下了大功夫,简洁、丰满、有趣地重构了一个鲁迅,也展示了时代和民族的切面,开启小读者思考的门槛。如果所有童书能这样做,则儿童幸矣。

长篇历史小说《背西风》值得一读



文选德

历史是一面镜子

辛丑初春,刘佑平先生的长篇历史小说《背西风——中国:1840》,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全书四十余万字,以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一历史阶段为写作题材。应该说,这是作者始终坚持学史心得感悟的厚积薄发之作,历经多年,几易其稿,反复打磨,终于成就了近年来值得一读的一本长篇历史小说。

习近平总书记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鉴古知今,学史明智,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一个优良传统。”读史明智鉴往知来,对于历史学习和体会途径很多,其中品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也不乏是一种有效的感受历史文化滋养和还原历史事实的方式,能“使人触目惊心,如听晨钟,如闻因果,其于世道人心,不为无补也。”

《背西风》的社会背景主要是在1838年到1842年这四年,清道光朝前后的故事。作者是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秉持严谨的治史态度,对这一时期的王公权贵和各色人物的命运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示。书中巧妙地运用各种史料,对当时官场政治、战争场景、帝王心术、情感宣泄、社会生活等,无不与与之相关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生存环境、语言表达形式、人伦道德与命运紧密融合,并作了极为原生态式的细腻描绘。使得原本在历史中陌生、模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在作者的笔下一个个变得鲜活起来。有故事了,历史也就显得更为真实且生活化了。历史,是一面镜子。

清王朝的统治,虽有“康乾盛世”,但自乾隆后期起就开始进入衰落时期。至嘉庆年间,西方列强入侵及各地先后爆发的多次民间起义,极大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及至道光年间,清朝国力衰微,吏治腐败,贪污盛行,奢靡成风,国库亏空,统治机构废弛则到了相当程度,外患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然而道光也并非一个无道昏君。在《背西风》中,道光皇帝是“倡实崇俭”、“力挽危局”的形象,历史上也记载道光是一位以“俭德”著称的皇帝,说他“在御三十年,德盛功巍,莫可殚述,而节俭爱人,尤庶圣念。”

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

《背西风》是一部以描写1840年前后,林则徐奉旨禁烟的历史小说。关于鸦片,当时在广州的中间价为每箱700多元,在印度离岸原价每箱200元左右,即每箱鸦片的利润约500元。由于利润巨大,英国早在雍正年间便开始向中国推销鸦片。刚开始以每年200箱(每箱120斤)对中国进行鸦片贸易,到鸦片战争爆发前每年已达35500箱。如此,不仅中西贸易由出超变为入超,每年入超达700余万元,合白银五六百万两。

面对日甚一日的鸦片贸易,当时朝廷内部也分为两大派:即包括湖广总督林则徐在内的严禁派和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首的弛禁派。严禁派认为:“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而弛禁派则说:“内地种植罂粟既有益于农夫,又使外国人无奇货可居。”两派尖锐对立,争斗十分激烈。

作为亲眼所见并清楚了解鸦片之害的道光皇帝,在“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的思想驱使下,曾多次重申禁烟令,且一次比一次严厉,并在宫中吸烟者严惩不贷。道光十一年(1831年)又颁行《加重惩治吸食鸦片条例》,及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他下令严惩主张对鸦片贸易弛禁的代表人物太常寺少卿许乃济,说他是“冒昧渎陈,殊属纰缪”,将其降为六品顶戴,即行休致。就在这一年十一月,道光召严禁派的代表人物林则徐进京,并先后八次与他商讨禁烟问题。同年十二月,林则徐被任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州查禁鸦片。而这一切,在《背西风》中都有精彩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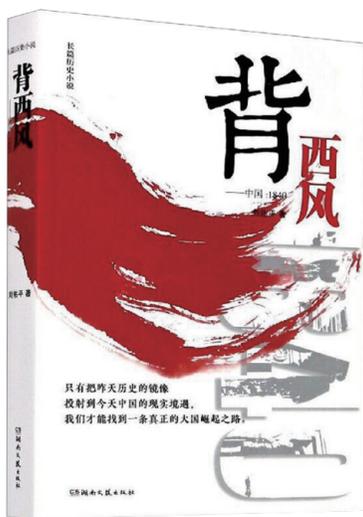
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

林则徐禁烟是中国近代史开端的重大事件。1838年3月10日到达广州第一件事,林则徐即发布了两份布告。第一份布告是:“所有行辕差人不得擅自外出,更不得私下接受请吃,若有胆敢索贿受贿之钱财者,一经查实,即杀无赦!督抚衙门官员与禁烟无关之事,本部堂一概不予接待。”第二份布告是:“所有民间诉讼文案,本部堂只专署禁烟事宜,除系与鸦片烟案有关诉讼,之外一概不予办理。”

此后的3月19日林则徐又发出两道谕帖,其中一道是专门发给公行总商会的,限他们“三日之内,让夷人出具汉文和英文的甘结,声明嗣后永不敢带鸦片,如再夹带,查出人即正法,货尽没官。”林则徐还反复声明“此次本大臣自京面承圣谕,法在必行。且既带此关防,得以便宜行事,非寻常查办他务可比,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林则徐在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地方官员的大力支持下,先后共收缴英国等西方各国的鸦片共计20283箱。于1839年6月3日至25日,在虎门炮台附近滩头,当众将所缴鸦片全部销毁。此举轰动天下,大长国人志气,大灭夷人威风。

就在林则徐在广东收缴、销毁鸦片的同时,英国商务监督义律在广州向英国政府发出“机密件”,建议英国政府对中国使用武力。1839年8月底,英国从印度派来两艘军舰支持义律的侵略行径。9月4日,义律进行武装挑衅,炮击九龙。11月,又连续发动六次武装挑衅,均被中国军队击退。特别是11月3日的



穿鼻洋海战,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指挥陈旧的中国水师兵船,击退了英国炮舰的猖狂进攻。道光二十年(1840)1月5日,林则徐奉旨封港。这一消息还没有传到英国伦敦时,英国议会就是在年4月讨论通过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决议案。英国侵华的鸦片战争实际上也就自此正式开始了。

面对外国侵略者的武装入侵,官场上那些弛禁派、主和派和主降派纷纷指责林则徐等“办事不善,轻开战衅”,并向皇上屡进谗言,使得道光皇帝坚决禁烟、抵抗侵略的决心转向动摇,向主和派靠近并最终转向林则徐禁烟的敌对面。他不仅给林则徐、邓廷桢予以革职查办处分,还任命主和派、投降派琦善为两广总督,接替林则徐,林则徐最终还被发配到伊犁。道光二十二年(1842)八月,当英国军队兵临南京城的时候,道光皇帝彻底卑躬屈膝了,并与英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大清官场里,湖南人将占半壁江山

应该指出的是,大凡在研究和创作以中国近代史为对象的著作和作品中,除必须涉及的君臣大小官员和众庶百姓外,而湖南的魏源、陶澍、曾左彭胡等人也是必在其中,这也是《背西风》的一大特色。当时,有人说:“自陶公始,我看不出十年,大清官场上,湖南人将占半壁江山了。”

《背西风》一书中,描写这类人物可说是触心触底,栩栩如生,惟妙惟肖,且言语简略合时。如通过魏源之口,说陶澍“他是谦谦君子,又是国之干将,湘人皆以他为荣。”还说“林则徐此行南下禁烟必会鸦片禁绝,则必会使英夷收入减少五六,英夷将全力抗争,固形势所至,非前明倭患之可比也。”在描写左宗棠和彭玉麟在长沙潮宗街相会,左宗棠发着感叹说:“先生言‘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还有‘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虽其未消,亦稿而死’等,可视为今天大家所言的湖湘经世致用之肇始。”

在城南书院郭嵩焘对贺熙龄说:“当今湘学时兴,其渊源可远追屈子,近接濂溪,后有王夫之综核百家,自立一宗。但其说未彰于时,幸赖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一方讲席,使湘学得以一绪不绝。本朝以来自陶中堂及先生你等督抚名臣大家,锐意兴革,宏奖文教,主张读书所以经世,明辨义利,匡正人心,立志穷经,学以致用,使经世学风既成大学。当下湖湘士林以多生心、季高为翘楚者,倡导性理之学,修习身心,砥砺品节,使理学重振于天下,为天下读书人之楷模也。”湖湘文化,文脉悠远,体量博大,底蕴深厚。郭嵩焘一语中的。

王鼎与曾国藩说:“禁烟成败事关国家存亡,孰轻孰重,皇上他何尝不明白?与英夷之战,为何如此不堪一击,此痼疾自大清开国以来上百年耗力而所积累,非一朝之因而至也。正因是病躯了,所以须举全国之力与英夷一搏,以战逼和,若不战自溃,那国将不国了。”这样的描写人物心性之语言嘉论,在《背西风》中,经常出现。作者是以“小说创作”的艺术功能,还原历史事实,有着有事考功、有言考用的警世之力。

真实地还原这一时期的人物与事件

以上这些人物所发高论,看似作者信手挥就,但这样的句式表达,实是作者这些年在治史上所做的“功课”,以史料为基础,以人物为核心,语句合为时而说,力求真实地还原这一时期的人物与事件。

书中对道光朝时涉及西藏、香港、澳门、虎门炮台等历史上重大事件的把握没有戏说,忠于基本事实,描写有立体感,在今天读来仍是回味无穷。对北京古城、南京、广州十三行街、扬州、长沙等地的历史掌故、风土人情的描绘,鲜活如故。如描写陶澍与家乡的情结,作者以道光的口吻说出:“这茶跟朕平时喝的茶有点不一样,朕想起来了,是陶爱卿家乡一个叫变化地方的黑茶吧。朕听说陶爱卿一生清廉从不给任何人送礼,唯一就送他家乡所产的黑茶。虽然是人情往来,朕看他还有另一层意思,为他家乡黑茶在做推介,哈哈。为家乡百姓做点事,这不为过,也真难为了他的一片心意。”

欲知大道,必先学史。著书写作,即便是用“小说”一类的文学形式,都应该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人文、经济诸样生活的再现,都应具有“存史教化、娱乐育人”的功能。文学家、艺术家决不能用无端的想象去描写历史,更不能使历史虚无化。一个有作为的作家或作家,无论他写哪方面的题材作品,都要对笔下所表现的时代,所讴歌的人民,怀有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敬畏之心。而要正确认识历史,把握历史,敬畏历史,感受历史的二途,就只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为指南,认真学习和领悟感悟历史,不断积累和激发创作的激情和动力,这样也才能写出无愧时代、不负人民的优秀作品。

《背西风——中国:1840》,刘佑平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读经典

那一个时代的经典

薛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图书出版迎来了“井喷”期。说井喷,是说当时的图书出版犹如多年干旱后突然暴发的洪水。记得当年我还在读初中三年级,每次去新华书店(当时也只有新华书店能卖书),都会有发现的惊喜和囊中羞涩的痛苦,但每次也都会选买一本自己喜欢又能买得起的新书。

也正是在那个时期,曾给自己带来过阅读梦想的红色小说渐渐离开了我的阅读视野,譬如《红岩》《青春之歌》《烈火金刚》等,换一句话说,如果他们的作品不是被选收入了语文课本,我很难再有阅读的兴趣。

因为课本里的《荷花淀》《百合花》,我记住了孙犁和茹志鹃,对我来说,后来还有阅读兴趣甚至搜集其作品一直阅读至今的,唯一一位作家就是孙犁。而像周立波,则是另外一种例外:他的长篇代表作《暴风骤雨》《山乡巨变》,因为脱胎于这两部小说的连环画而仍在我的阅读视野里。尤其是贺友直画的《山乡巨变》连环画,更是被誉为新中国连环画艺术的巅峰之作。

说起来也是一种遗憾,现在阅读和购藏连环画的“连友”,大多是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老年人,“连友”与连环画互相构成了一种渐渐褪色的风景。我买的贺友直的《山乡巨变》连环画,从普通本到珍藏版等等,各种版本大体有六七种。《暴风骤雨》连环画出自上海的施大畏,与贺友直属于不同年代的上海画家,施大畏的连环画风格也就明显不同于创作于六十年代的《山乡巨变》,在整体上更有八十年代的时代风貌。贺友直的连环画《山乡巨变》被人称道的是他描绘的细腻,譬如有一个场景是描绘两人在喝酒聊天,贺友直连续画了十多幅,像是电影拍摄的一组连续镜头,从不同角度,描绘这两人的神态和动态,还有环境背景的烘托。

读周立波的原作,他的描述同样也是非常细腻的。《山乡巨变》的故事在今天看来已经是明日黄花了,小说描绘的内容虽然有着鲜明的时代局限,但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现实生活的真实“巨变”。与之反映的内容类似的还有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是赵树理的《三里湾》,也在一定程度上留下了那个时代的记录。值得一提的是《三里湾》连环画在当年是由青岛的几位画家合作完成的,而这几位画家里有在随后不久的运动中被打入另册,一直到若干年后才获得了改正,不过已经垂垂老矣……

还有一些当年风行一时的小说,在上世纪80年代初,虽然也再次新版了,但当时的我已经开始热衷于购买和阅读当代的新文学作家的作品集和小说,尤其是西方现代作家的经典作品,例如卡夫卡、海明威、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川端康成等人的作品,已经不会再有兴趣去读那些五六十年代风行一时的红色经典了。譬如长篇小说《红日》,当时学校组织我们去看电影《南征北战》,知道了那个时代的孟良崮大捷和张灵甫的整编74师,也听说这部电影改编自长篇小说《红日》,但我已经没有兴趣再去读这部小说了。

与贺友直的多册本连环画《山乡巨变》类似,小说《红日》也有一套多册本的连环画,这就是另一位上海画家汪观清的连环画《红日》。汪观清为了创作这套《红日》连环画,曾花费了多年心血,到实地去写生去采访,这部四册本的《红日》连环画,我自然也是购买了多个不同版本。

一直到最近,突然有了再翻一翻《红日》原著小说的念头,原因是一部新版的《红日》摆放在了我的案头。本来只是想随手一翻,却不知渐渐被小说吸引住了。《红日》虽然也有着那个时代的局限,但写法和讲述的人物故事,以及对战役的描写,却明显有别于同时代的《林海雪原》《烈火金刚》《战斗的青春》等。

因阅读这部《红日》,我又找来相关的资料,对吴强和他的《红日》也就有了更多的了解。

吴强不仅仅是作家,更是当时这场战役的亲历者,时任华东野战军也就是三野六纵的宣传部长。他说:1947年5月17日,孟良崮战役结束的第二天,当看到抬放在华野六纵宣传部门前的张灵甫尸体时,就萌发了要把这场战役写出来的念头。又过了十年,在1956年春,他开始专心写作长篇小说《红日》,1957年4月完稿,很快在同年7月就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即便放在当下,也并没有过时的感觉。

对于“经典”的理解和阅读虽然会因时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如果一部作品能进入其所创作的时代文学经典之列,若干年后还能一版再版,必定是有其生命力的,也就超越了其所描绘的时代的局限。

悦读

